

杜

詩

闡

杜詩闕第三卷目

橋陵行

奉先劉少府

戲簡鄭廣文

天育驃騎歌

醉歌行

沙苑行

醉時歌

麗人行

重過何氏

贈田舍人

贈陳二

投贈哥舒

送高書記

夏日李公見訪

送裴虬

示從孫濟

秋雨歎

苦雨寄隴西公

賀沈東美

上韋左相

九日寄岑參

歎庭前甘菊

聽馬行

湯東靈湫作

杜詩圖卷之三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闕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之奉先復歸長安詩

天寶十三載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卽事
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隨因厚地却畧羅峻屏雲闕虛冉
冉風杉蕭泠泠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知曙祠
官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甌中使日夜繼惟王心

不寧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疑推道經
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巒高嶽前萃嶽洪河左滢滢金城
蓄峻北沙苑交回汀永與輿區固川原紛渺冥居然赤縣
立臺榭爭岩崿

以上
橋陵

官屬固稱是聲華真可聽王劉美竹

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遣詞必中律利
物常發矚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瑩側聞魯恭化秉德崔
瑗銘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

以上縣
內諸官

朝儀限霄漢客思

回林桐軼軻辭下杜飄飄隨濁涇諸生舊裋褐旅泛一浮
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解宇容秋螢流
寓理豈愜窮愁醉不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以上
自序

先帝啓宗寶入而後葬於橋陵百靈拱衛矣崇岡上
象殿之威儀法對開闢天庭之戶牖固就形勢以壯
險實由開鑿而超五丁厚地在前以爲坡隨遠山却後
以爲屏障大勢如此有陵則有宮殿仰瞻雲闕縹緲凌
虛俯瞰風杉陰森如蔽石門殘春秋而指露白也瓦殿
無往來而莓苔青也陵則有殿園宮女侍旦奉盥漱
陰井之銅甕祠官數星來朝簇空梁之畫戟况天子孝
享又何如哉已見中使宵旦不遑豈知王心林揚未定
蓋以中使所至祇修薦享之儀于心所求乃在形聲之
外所以孝治敦國政舉精神一王道乎遂使之草呈祥
好鳥鳴異乃橋陵儼皇居也高城誰其前漢河帶於後
不獨高嶽下蓄金城之峻址不獨洪河細交沙苑之回
江是與地同固也川原之渺冥何足數殆與京借壯也
臺榭之岩峯若並爭橋陵如此縣內諸官亦稱是聲華
有斐遠邇聞奉陵者若王若劉委潤如竹若斐若李
德容此爾有鄭氏具振古才有笑談乘倚馬筆遺詞中
律利物如明綺繡紛披琳琅照映而治縣者則有魯恭
馴良崔瑗秉德飛鳧集闕控鶴來朝若我此生朝儀既
歸霄漢無端客思又滯林壑今日自長安來奉先轍軻
辭下社之神靈寒隨濁滯之水官定無期依然短褐生

涯靡托有類浮萍旱災歲飢兒女胥瘦日暮路遠涕泗交零縣內諸公皆土人也念我老馬假驥爲居譬彼秋螢得依爲幸但流寓非策中心如醉凡爲室家俗累耳何財擬俗累泛滄溟所願斯遂哉按天寶十一載秋旱饑公翠妻子赴奉先無疑也時自長安至奉先故曰輶軻辭下杜下杜卽長安杜陵官尚未定故曰諸生舊覆禍關中飢翠家至此故曰荒歲兒女瘦又曰解宇容秋室奉先亦非久居故曰流寓理豈慙啖侯鼓卽啖庭瑤庭瑤中使守陵或用之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

興遣畫滄洲趣

四句

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

神知君重臺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

以上畫手

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中已似聞

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
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瞑踏孤舟立
滄浪水深青溟濶歌岸側烏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
今斑竹臨江活以上都寫滄洲趣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

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顛崖裏小兒

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

數語與畫師六句對照

若耶溪雲門寺我

獨胡爲在泥濘青鞋布襪從此始

結出看畫意

堂上非江山楓樹何生怪此何等江山忽起煙霧於堂上察之則畫赤縣圖未必有此必滄洲趣聞君掃却赤縣圖之暇又乘興新畫此耳然豈畫師可及畫須畫手畫手神妙迹化意融使我心神亦入毫素所由超出師岳鄧皮并名畫中之楊參軍都不足數也畫手高故畫中布勢疑於空圖製瀟湘翻恍然坐天姥聞清猿昔者

倉頡作字，洩造化之秘。至天雨粟，鬼夜哭。今此畫其元氣淋漓，亦奪真宰精髓，而天爲泣，其布勢入神如此。畫手高，故畫中布景雜花之生，彷彿疑春也。漁舟之泛，彷彿疑原也。遠望之見青溟之濶，近察之在秋毫之末。湘妃之鼓瑟，雖不見臨江之斑竹，則疑活其布景入妙如此。是真滄洲趣。宜堂上有江山生煙霧哉。此雖人工，有天機焉。非天機精而睹，固入髓者，不能使元氣流真宰。訴鬼神入天，應泣也。所缺陷者，或少巖崖之老樹，或少山僧及童子。今大兒能添，小兒能貌，蓋由聰明心孔合於少府天機，故無纖毫不到。又如此，由前言之，悄然坐我天姥下，我因畫忽動，楚遊想，由後言之，不見湘妃鼓瑟時，我因畫忽動，楚遊想。今石耶溪雲門寺，恍然在目。胡爲久在泥滓，不去耶。青鞋布襪，將從此始。始於越之石耶雲門，漸及於楚之滄浪瀟湘云爾。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堦下，醉卽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

二十年坐客寒無羶。

六句簡鄭

頗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一句兼

廣文官冷矣無所事事到官舍何爲繫馬堂階示不久
居也其到官舍不過一醉醉外無事馬即歸彼官長
焉知醉中趣且遣其罵耳所惜廣文三十年才名如何
坐客一體難得又焉得酒錢時時大醜類有蘇司業
而與之耳有與酒錢者廣文得醉有
罵廣文者廣文益耐矣○乞訓與

大育驃騎歌

我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

傑駿尾蕭梢鬃風起毛爲綠驃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

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以上驃騎圖伊昔太僕張

景順考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

駿四句畫馬之由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才盡下故獨寫真

傳世人三句畫馬之意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

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騶與驥駒時無王良伯樂死卽

休

結意
自况

馬不同矣聞有天子馬日走千里此圖所傳無乃近似
一何意態雄傑纓搖尾朔風爲起耶意態爲主皮毛附
之乃其毛則綠耳又黃也眼有焰腫又方也卽意態知
其龍性變化卽皮毛知其天骨開張千里馬不過如是
此圖已傳之傳之自何人開元初有太僕張景順考牧
政掌攻駒閱此清峻之馬遂令牧馬大奴專字天育別
養此驥子誠憐其神駿耳當時張公牧馬至四十萬匹
張公一得神駿遂歎此四十萬匹其材無一足版又恐
後世皮相者但知此四十萬匹神駿不傳遂寫真圖使
天下後世盡知此四十萬匹不足取惟似此神駿者爲
足貴置諸座右久宜更新借乎歲月既多此馬物化雖
爾形影雖騁末由但張公寫真傳世原不過謂後世有
馬似此圖者卽神駿也見今豈無似此圖者不遇王良
伯樂如張公亦死鞍下卽休耳士不遇知已徒爲四十
萬匹所嗤笑
可勝道哉

醉歌行

公自道從在勤落
第歸作此以慰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
上兒子徒紛紛驛駟作駒已汗血鷲鳥舉翮連青雲詞源
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

以上
美任

只今年纔十六七射

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爲失偶然
擢秀非難事會是排風有毛質

以上
慰任

汝身已見唾成珠汝

伯何由髮如漆森光澹淹秦東亭渚蒲牙白水荇青風吹
客衣日杲杲樹覺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玢衆賓已

醉我獨以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踣躄涕泣零

以上
送別

陸機二十能賦世已奇之汝小陸機文字雙美前無陸
機今空世上兒矣譬彼驛駟不特老成卽稱汗血譬彼

蒼身窺當習擊使已連雲既能綴文詞源何難倒三時
既工草書筆陣定當掃千人以此應試卽冠軍亦易耳
蓋由穿揚之技自信有素縱使霜蹄暫蹶汗血自在也
而况擢秀一事原屬偶然似汝鷺鳥六翮排風指日也
惟是汝才吐珠不患終落我髮添白欲漆無出今日送
汝置酒東亭春光淡蕩蒲白存青風吹客衣去日無色
樹知別意落花銷魂况貧賤之人作別更苦所由對酒
不醉出涕無聲汝歸矣亦知汝伯苦衷否○按天寶十
二載冬達奚珣掌試揚國忠子瑄學業荒陋不及格珣
畏國忠遣子撫先白之國忠怒撫歸語其父曰彼恃權
勢安可復論曲直仍置瑄高第時事如此宜勤落
第也綴文兼草書唐取士身言書判書亦其

沙苑行

唐有四十八監以牧馬有苑總監時安

祿山知總監事公作沙苑行苑諷之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墻百餘里龍媒昔是渥
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牝騾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

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

以上叙沙苑
驕駟所出

王有

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廐皆雲屯驕驄一骨獨當御春秋二

時歸至尊

四節
章之七

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洞室大存逸

羣絕足信殊傑側儻權奇難具論崇崇地阜藏奔突往往

坡墮縱超越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簸蕩竈窟

八句贊
驕駟

泉出巨魚長比人丹沙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

未成龍亦有神

結到泉出魚為龍種應
到泥汁出馬為龍媒

馮翊在輔為神京扇耀一望白沙繚垣延袤百里所以

龍媒之種出自泥其汁血之駒今在沙苑蓋苑中有北

駮三千白沙一帶雪草青青寒冬亦茂足供三千之食

馬力豪健過於西域汁血生焉然此沙苑伊誰司之司

苑門者我王自有虎臣耳惟虎臣司苑天廐雲屯其中

驕駟如汗血者凡春執駒秋藏僕得此一骨獨歸至尊

彼內外羣牧馬盈億萬伏歷者在洞者空然肥大徒存
其名逐羣絕足獨此一骨爲殊傑個儻怪奇難與凡馬
並論也此沙苑中楚阜之處奔突可藏坡坳之間超越
而過且相與角壯如糜鹿捷足有膂浮深與鼉鼉並遊
非此沙苑安有此馬非我虎臣疇司此苑非虎臣司苑
安得驍騁一骨常歸至尊披沙苑有泉泉中出魚其長
比人厥尾丹砂厥鱗黃金與馬原異類然精氣則同馬
爲龍蝶魚爲龍種似此砂尾金鱗其跋扈亦有神矣可
以未成龍忽之哉○留花門諷朝廷不宜留回紇於沙
苑沙苑行諷朝廷不宜使祿山兼知苑總監事天寶十
三載正月祿山入朝求兼領閑廐羣牧又求兼總監隨
知總監事祿山選健馬堪鞍者馴馴范陽篇中曰王有
虎臣司死門以見不須祿山也曰春秋二時歸至尊以
見非祿山所得私畜也結處巨魚正指祿山祿山甥奴
尾大已見巨魚雖不成龍砂尾金鱗似有神彩祿山以
豬龍偕擬真龍靈湫詩云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涼
房亦云泉出
三魚倭人至

醉時歌

公自注贈廣文
館學士郭虔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

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文過屈宋德尊

一代常軼軻名垂萬古知何用

以上叙廣文

杜陵野客人更嘔

被褐短窄髮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

錢卽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我師

以上清自序

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

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噐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

賦歸去來石川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

俱塵埃不須問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以上寫醉歌意

登臺省者諸公多矣官不冷也官冷者獨廣文耳梁肉尚者甲第多矣飽欲死也飯不足者獨廣文耳何以官

獨冷道出義皇故何以飯不足文過屈宋故道出義皇
則德尊一代然官獨冷而軼軻矣文過屈宋則名垂萬
古然飯不足而何用耶先生如此我也更甚被褐短窄
寒矣猶之先生官獨冷日糶太倉飢矣猶之先生飯不
足夫人亦顧祿期何如耳同襟期者惟鄭老無錢則已
有卽相覓不覓則已覓卽沽酒忘形之飯至呼爾汝雖
則爾汝實爲我師先生道可師然官獨冷先生文可師
然飯不足師先生道無救於寒師先生文無救於飢先
生何師先生痛飲真我師耳清夜春燈痛飲候也細雨
簷花痛飲助也此時諸公袞袞安在此時甲第紛紛安
在尚歌之餘但有鬼神耳此時先生之官何妨獨冷此
時先生之飯何妨不足焉知餓死且填溝壑耳彼相如
子雲不能痛飲滌器投閣豈爲我師先生今日且賦淵
明歸去莫遣田園荒蕪廣文一官於我何有莫聖孔丘
莫頌盜跖千秋萬歲同歸坎土安在道出義皇文過屈
宋也問我此歌不須悽愴幸今相遇且復銜杯不然生
前有限沒齒徒然不反
爲甲弟諸公所嗤笑哉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

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

何所有翠爲鬋葉垂鬢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袂穩稱身

以上五言麗人 就中雲霧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峯出

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筋厭飫久未下彎刀縷切空紛

綸黃門飛鞞不動塵御廚絲絡送八珍蕭鼓哀吟動鬼神

賓從雜沓實要津以上寫恭疏 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

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

倫慎莫近前丞相嗔以上寫國忠

曲江遊宮盛於上巳蓋天氣清朗爲修禊時水邊因多
麗人麗人何如其態濃意更遠也蓋淑且真者是麗在

手神其肌理細而更膩也真骨肉停勻者是麗在肌骨
衣裳之麗則金銀蹙刺也首飾之麗則翠葉垂髮也履
帶之麗則珠襪稱身也水邊麗人可得見者有如此就
其中有不可得見者則雲幕垂垂天子賜名大國所稱
號與秦者是於時窮極珍錯水陸具陳翠釜之內配峯
突兀晶盤之中素鱗掩映未見犀筋少施已惜鬱乃空
切而乃黃門奉朝飛騎還來御厨移珍釋絡不辭佐以
蕭鼓能感幽眇之神雜以資從無非要津之客若來會
於丞相私第也後來鞍馬更覺從容當軒而來入茵伊
坐其卽丞相耶當此暮春三月楊花如雪亦覆白蘋之
間青鳥低飛爭銜紅巾而去獨北雲幕中人誰得近前
者蓋丞相之勢炙手可畏丞相一真異何可道此本邊
麗人雖多幕中麗人不見也時諸貴競以進食相尚
明皇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動較牙
盤數千黃門飛鞚止指姚思藝進食明皇受賜諸貴者
通籍眼目前臣在賜名大國號與秦一句後段在慎莫
也前丞相頌一句君臣驕
淫失倫禮盡然言下

重過何氏五首

臥東橋竹將軍有報書

二句重過之由

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

廬花妥鸞梢蝶溪喧獺赴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六句

過重

問訊以來報書適至吾喜極倒衣命駕思往但必得高枕於彼纔爲吾處耳在今日重過矣因見園中春花欲妥何妥幽鶯情蝶而去也又聞林下溪聲爲喧何喧爾類赴魚而來也且夫蝶迷於花日爲無患殊不知鸞忽梢而蝶不安於花焉魚躍於溪自爲得所殊不知獺忽赴而魚不安於溪焉然則將軍休矣與其肥戈荷戟碎首疆場不如束馬懸車息機巖壑今將軍已賜休沐吾重來入林讒得高枕不真作吾廬爲野人居與否天寶間五家競開第舍一堂之費動踰千萬至撤章氏宅爲號國居於親仁坊起祿山第莫不窮極壯麗公於將軍特表曰野人居有以也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

四句重過

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履到東籬

四句寫遊

平原之飲雖曰十日尚有期也山會雨尊仍在則無期矣陳蕃之榻雖爲徐禰去則懸之沙已沉榻未移是未設也尊仍在榻未移可知客曾宿此故大亦識客而來迎大以將軍之犬不獵上蔡而候禰門竹籬茅舍間信有野人風矣鶯梢蝶不同族也鰓赴魚亦異類也鴉護兒豈非老烏顧乎天性使然與於時遙獨山林外浮雲薄處爲終南翠微寺天光清處爲秦皇莽子陂我向來幽興已盡園中今步履東籬一望此翠微寺皇子陂而已矣○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鴉護鰓矣將軍休沐恬退尚巾私第撫連床之詩畫課能文之禪子使朝廷不復以將種爲疑是眞先幾能善保其家者鴉護落巢兒語意有味

落日平臺上春風暖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

叙臺上之

遊

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

臺上

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

期

結縮重過

東籬步後庭。陟平臺。當此雲薄天清，高春在望。正春風
浩蕩，半客暖茗時。平臺有石欄，石欄有桐葉，何石欄新
桐葉，點筆題詩。適見翡翠珍禽來鳴，衣和靖，笑小物偶
立釣絲。二豎何知鳴者鳴，立者立。一似與人習熟者，我
自今幽興漸熟，時往時來，亦
何用問訊報書，相爲期約也。

頗怪山參嬾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

承嬾

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梁。

承耽野趣

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總

將軍休沐投老山林，朝參嬾矣。以將軍，嬾朝參，我頗怪
焉。而今思之，應耽野趣，悠長耳。彼金絲連鎖甲，朝參時
女以倚衡者，今拋疎雨，彼綠色深沉，槍朝參時，執以危
從者，今臥蒼苔，將軍縮朝參如此，當此邊陲多故，將軍
手握戈矛，是其事也。今乃春拙，但移蒲柳，當此時，賞無
算，將軍坐享鐘鼎，亦無愧也。今乃食貧，纔足稻梁，將軍
耽野趣如此，似此幽意，白日一臥，可到羲皇。我宜思高
位於此哉。一拋甲臥槍中，足前章將軍不好武意，公有

幽興曰高枕乃吾廬將軍有幽意曰
白日到義皇似此主客懷荷遺民

到此應常宿相畱可判年蹉跎暮客色悵望好林泉

四句

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

承蹉跎意

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承悵望意

山林勝地固應嘗宿一若相畱竟可判年蓋由暮年容
色自分蹉跎勝絕林泉不無悵望耳然非有薄田安能
歸隱非有微祿焉得薄田似此暮年客色日就衰老恐
蹉跎者終蹉跎也既已蹉跎將林泉之遊終不得遂所
由把酒作別意緒茫然悵望者不終悵望耶○阮籍
爲酒乞步兵兵厨陶潛爲秫求彭澤令公爲買山歸田思
落微祿時公雖參列選序官尙
未定也判作判定之判非判年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天寶十二載二月楊國忠受職公進封西嶽賦投匭正
舍人所敢專置慳使凡獻賦頌者皆殺之後玄宗改爲

使 獻納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

下

舍人退食收封事

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睛念點檢白雲篇

四句

正見清切任才賢

楊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結到司存雨露邊句

舍人兼獻納其所司存在九霄雨露邊也蓋以其地清別無冗雜其地切得近至尊所任只為舉一事清切何如外廷之封事多矣舍人職收封事進達宮女內省之職替遙矣宮女職開函呈御筵曉漏初傳追趨瑣闥隨字相上殿奏事而盡舍人之職睛念少暇檢點雲篇恐詞賦以忽畧有遺而殫獻納之忠凡以任賢才也今有賢才似楊雄者向曾獻大禮三賦今因朝廷封賞更有賦似楊雄之河東者所望吹噓惟獻納司耳舍人能有意否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司東觀君王問長卿

四句頌揚

皂鵬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青真裏休看白髮生

四句勉勵

世儒汨沒不求聲名卽曰髮生甘心自棄者因不蒙東觀之開不荷君王之問既非皂鵬天馬能自致於青真故也補闕獨有聲名既司獻納尤東觀之選不汨沒矣復荷君王勅長卿之問不汨沒矣况既爲補闕何嫌於老彼皂鵬遇寒搏擊愈健天馬到老識途更明誠能如此青真自到何得以白髮種種自阻皂鵬之氣天馬之力并虛東觀妙選君王敬求哉補闕絕倫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韵

按翰召見華清宮在天寶六載末授隴西節度使與安祿山同入朝在十一載冬末授河西節度使未封西平郡王此詩定是十三載春爲

部將論功奏高適爲書記時贈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

晉朝傑論功題古風

六句

先鋒百戰在畧地兩隅空青海

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

以上隴右節度時事

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慮出入冠諸公日月

低秦樹軋坤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

以上兼河西節度時

事受命邊沙遠歸來御榻同軒墀會寵鶴田獵舊非熊茅

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

以上進封西平

郡王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爲珠履客已見白頭翁壯

節初題在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畱

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劔將欲倚崆峒

以上自述

漢書功臣於黠駘間第一功爲足貴今代功臣誰爲第一以神武於取英雄士必有副之者開府爲當朝傑第

一人也。開府論功遠邁古人。宜有第一功也。當開府節度隴右時。先鋒則曰戰百勝。奇功猶在。畧地則吐蕃突厥。兩關頓空。吐番服青海之前。休薄矣。突厥平天山之弓。休掛矣。勇如廉頗。旣能却敵。智如魏絳。兼克和戎。開府爲隴右節度時。功已如此。今日又加河西節度者。朝廷以羌蜀散處河湟。江岷間。往日之棄。原非得已。今欲收復。惟開府能故節制。新兼雄鎮。羗服當開府。召見華清。綽已協宸慮。至今日新兼節度。出入逐冠。諸公於賜奉。樹飯日月之光。照臨無外。漢宮統軋坤之大。覆載靡遺。所臣歸王庭。使胡人北歸。開漢苑。使宛馬東至。開府節度河西時。功又如此。往年受命邊陲。誠然遠達。此日歸同。御借更有何人。豈無倖臣。不過乘軒寵鶴。必如開府。乃爲後車。飛熊因而芽土。加焉等。其輕重以昭異數。山河營焉。爰及南裔。以志永存。策命之行。但及安邊。鎮國無取。器地攻城。拜券之合。勅見。出曰光明。非出私恩。侍寵開府。今日進封。西平郡王。其受眷又如此。如此勳業。直在霄冥。上不可及也。然而交親則在。氣槩中何薄然也。表於春中。上客白髮。非倫。司馬題橋。驪蓬。棧愧。今年春草。處處窮途。所望石苞。留孫。赴於幕中。孫策。拔呂蒙於行伍。則三尺長劍。可倚。陸峴。豈無老謀。堪爲開

川前箸哉○全章大指美翰有功邊疆正胤翰無事窮
兵蹟武先是王忠嗣爲隴右節度玄宗欲使攻吐蕃石
堡城忠嗣極言不可入載翰攻石堡士卒死者數萬又
於赤嶺西開屯田以卒二千戍龍駒島水合吐蕃大集
戍者盡沒公曰魏絳已和我謂王忠嗣諷翰不亂也又
曰策行遺戢代以見節度之贖鎮撫爲重戢伐爲輕故
次章送高適赴翰幕有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句大
曆三年公喜聞蕃退口號尚以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
虛悲公手親
龍箴指祿山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韵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四句即前

章意發之於高 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

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

云一書記所愧國士知此段譏高生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

二句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六句常恨結驪淺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

發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以上送別

崆峒山舊爲吐蕃出沒處從當侵掠麥熟僅矣今崆峒一帶小麥熟時幸不斷吐蕃麥莊之誦焉用王師處此徒妨邊人刈麥爲況近者主將石堡之戰喪師數萬赤嶺之戍屯兵盡沒窮荒何利焉彼飢鷹側翅往往隨人卽窮荒亦任之高生跨鞍馬似非州兒夫豈鬱鬱久居人下者而側逆隨人進高生初調封立尉曾遭播楚今脆薄尉往武威我爲高生幸而問乃高生似有不憚於心者答云今日此役不過書記於國士之知甚爲有愧高生毋愧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高生但須自慎其儀敬以守身格以事主卽功名自至推高生意懶書記者必持旌麾爲快詎知書記之掌荷歷十年一出幕府旌麾觸手今日觸熱而往未必非特達所由國士之知終

當有日乃高生似汲汲於功名者得毋以老人之故
知大器原晚成老謀有壯事男兒功名老大始遂十年
轉盼高生何汲汲之有高生行矣我與高生結驩日茂
參商各天鴻鵠分飛追隨無日此去武城黃塵萬里高
生志我言以入幕行見崆峒然王師休王將不必窮荒
是城自有餘力漫游昔記之暇早寄從軍之詩以慰故
人是所望於高生云爾慎儀二字不但居官守職翰
好大喜功適雖濟魄史稱其有伯王畧將來入幕必有
說主將以開疆拓土者故起手便以焉用窮荒說又以
飢鷹之德翅隨人退之又曰跨鞍馬似并州兒都是不
能慎儀樣子慎儀者欲其不好○席簫射行過刺史壁
大不喜功養威鎮靜以安邊也之故云語楚見通鑑

夏日李公見訪

公自注李時
為太子家令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在城南樓傍舍
頗薄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墻頭過濁
醪展席俯長流

以上李
公見訪

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

鳥喧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

以上寫夏日

水花

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尊中盡更起爲君謀

以餘意收

遊林暑退公子款扉計何以待公子顧我居甘曲貧如村鳩况兼地僻遠在城南幸而鄰俗頗淳往來輒有就酒言之隔屋而喚未知有無忽見磨頭濁醪已過因而展席樓頭臨流快飲未幾清風蕭颯忽起座隅我方謂暑氣漸也乃客意則已驚秋矣夫君子見幾達人洞微葉落知秋爲知已晚彼衆鳥爭巢於夏木玄蟬亂噪於樹間不知秋將至耳所以吾廬之幽苦受其聒夫吾廬本幽之蟲聒而幽爲失然之蟲雖聒水花靜而晚色多聒者自聒靜者自靜亦何害爲村鳩之暇公子且淹留焉所慮磨頭濁醪尊中已盡然旁舍淳朴所願易求不妨起而更爲君謀也

送裴二虬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

四句別承

嘉
隱史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我已就把釣待秋風

四句

總蒙絕境
與誰同句

永嘉亂流趨孤嶼有孤嶼則有亭平生遙想誠不知在何處約畧思之多半在大泝水氣中耳僻處天涯是爲絕境故人裴二遠尉於茲誰與同却計古人惟梅福曾爲此間隱史故人今同梅福隱耳古人惟謝公曾遊此地名山故人今同謝公遊耳雖然梅福往矣謝公逝矣獨有我在故人往孤嶼我亦有扁舟願泛扁舟趨孤嶼與故人同把釣於江上然必待秋風起也故人先往矣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

四句
伏末

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

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

放手放手傷葵根

十句

阿翁嬾情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爲

宗族亦不爲盤餐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

同姓古所敦

八句

我平明跨驢偃偃何之豈無權門奈多讒口故仍舍來
訪諸孫耳顧諸孫家亦貧宅如荒村草堂前後不過萱
竹乃當秋萱死經霜竹凋而况井多汲則水渾湖米者
戒之養其源使清可也刈葵一放手則根傷刈葵者飛
之培其根使永存可也阿翁嬾步曉兒故奔此來亦不
過爲宗族之誼勿宜疎遠若爲盤餐故而僕僕夫豈無
權門可往而尋此荒村爲彼專工樽杳小人則然從孫
戒之外人猜嫌切勿可受同姓骨肉古人所敦願從孫
爲古人毋聽小人言此我今日平明造爾意也○萱死
竹凋微寓本支零落意少汲水欲其勿滄於譏問莫放
手勉其勿自相殘賊按史大曆七年元載黨徐浩屬杜
濟以知驛奏俊貶杭州刺史據此濟交必多比匪宜此
詩有權門樽杳小人利口等語覺兒覺字用法卽孟子
覺後覺左傳覺報寔之覺明達曉諭之意他日於孟舍

曹又曰訓
子覺先門

秋雨歎三首

天寶十三載秋霖雨六旬揚國忠取禾之
善者以獻日雨雖多不害稼公有感而作

雨中百草秋爛死

此小

堦下決明顏色鮮着葉滿枝翠羽

蓋開老無數黃金錢

此君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

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四句
秋意

秋雨既久百草同盡獨有決明顏色何鮮着葉滿枝有如翠蓋開花無數不啻金錢亦由本實不撥麴強自支也但苦節難貞窮秋不保縱不先時與百草同腐豈能後時使花葉常在彼堂上書生猶堦下決明惟有垂白臨風暖香

雪澤也

關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

漚清渭何當分

四句秋雨

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

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四句秋意

風爲開風關珊不定雨爲伏雨沉伏不測此時四海八荒同在雲氣中愁慄幾滿天飽八荒之內人無論也去馬來牛昏亦難辨四海之水遠無論也濁涇清渭混且難分當事者但曰雨雖多不害稼豈知禾頭生耳黍穗改色遙想村中農夫哭田父悲勢所必至但秋雨日久行人絕而無消息耳若城中則米直騰踊一衾斗米相許爲幸何暇較直療飢急救寒緩也○自國忠入相宋昱知選事而銓法混雜南詔之役李宓敗反以抗聞則功罪不明三夫人會於丞相宅晝夜往來無復期度則人遺亂而四維不張達奚珣掌試無論曲直置揚國忠于瑣於高第則賢否不別而首舉混詩曰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常分厥象有如此者時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天下遂無敢言宜乎農夫田父無消息是秋玄宗令出太倉米減價糶與貧人豈知上雖減價下不論直皆時事之可傷者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

子無憂走風雨

四句自歎

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濕翅高飛難

秋來未嘗見白日泥汚后土何時乾

四句結遠秋雨

當此秋雨長安中布衣賤士何足比數有反鎖衡門自安環堵耳夫冬祁寒小民怨咨夏暑雨小民怨咨思其艱者伊誰之責老夫雖不出豈無杞憂彼釋子又無憂走風雨而自得耶况雨聲颼颼不獨秋飢又催早寒不獨民艱物亦困頓胡雁且濕翅不能高飛也亟望白日照之乃一秋以來何嘗有日茫茫后土盡被泥汚未卜何時得雨止也○先是公在長安作秋述此反鎖衡門正秋述中舊雨來今雨不來之故老夫不出長蓬蒿卽孟子閉戶可也意釋子無憂走風雨寫盡不知民艱方濶泄泄之狀曰老夫曰釋子分明老夫灌灌小子謹謹也天寶十三載秋玄宗倦勤謂高力士曰朕今朝事付宰相邊事付諸將夫復何憂軋網下移太陽失照秋來未嘗見白日

語意有謂

苦雨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公自注隴西郡公卽漢中王瑀王徵士卽瑀弟

王徵漢中

王瑀是追書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
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滙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
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歡笑同奮飛旣胡越局
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

以上苦雨寄隴西公

嘉蔬沒涸

適南巷翁挂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以上兼呈王徵士

六句苦山仲秋遂寒於時羣木澄湛總是水光萬家膝
臄無非雲氣豈無所思行潦莫逢不過九里音問罕通
我所思者何處素滙路是也素滙豈非九里天漢東無
礙也無騰駿馬背我而馳如飛孤鴻迅息可到此時公

子見言笑同，乃六尺之馬，終不可駕。將九里之路，羊
以通奮飛之遠。莫止天漢，直胡越然。苟從之，芸警改歷。
楊在樊籠，然停餐末由。憑軒遙望，無非爲此。苦雨故當
此苦雨，嘉蔬設時。菊荒賢者失志，不遇有如此。然當此
苦雨，鷹隼屈鳥，爲困小人。亦遭顛覆，有如此。我更何適
幸北鄰，母有王徵士者。式瞻伊邇，我爲南巷翁。取適彼
居，咫尺可通。騰馬不必川，水正漲。挂席何難，則不得申
笑言於公子者。庶獲達清輿於徵士，窮於陸思濟。以川
無非此苦雨故耳。公偏側行云：我
若巷南子巷北，故知公爲南巷翁。

承沈八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公自江府掾問
人問月丹郎

今日西京椽，多除南省郎。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詩律

羣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使寓直，別宿頓輝光。以上東美除郎未

假申安慰，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嘿悽傷。貧賤人

事畧經過霖潦妨

以上阻雨未遂馳賀

禮同諸父長恩豈布衣忘天

路牽騏驎雲臺列棟梁徒懷貢公喜颯颯鬢毛蒼

以上寄詩之意

以樣除郎常也况四人胥拜通家沈氏有不同者蓋以其年是馮唐其詩律沈約四聲之遺其史學沈佺期唐事後也大中郎寓直騎省郎官上應列宿公今日置身霄漢我豈敢缺於馳賀乃含情空有激揚者蓋由我祖於天后朝曾除膳部今日司存誰與比列自歎通家莫繩祖武耳且夫富貴則體數亦繁貧賤則人事自畧馳賀之缺不獨而阻惟是公為父行世誼難忘身雖布衣通家有素所以快看天路駿足騰驥竊喜雲霄大材勝任公既結綬我應彈冠自歎選序踈此一官未定強仕既過二毛種種掉祖澤之既澄楸櫟術之難起與言及此誠有含情不禁者聊寄此詩以當馳賀云云舊註儒門史學謂是流既濟東美係既濟貫按史協律郎沈既濟於德宗朝上進舉議是既濟乃東美後人東美徐佺期子

上韋左相二十韻

鳳曆軒轅代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四句頌玄

宗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

公自注相公之先人遺風餘烈至今稱之

應圖求

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鷄新韋賢初相漢

范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深出地滄海

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持衡畱藻鑒聽履上星

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豈

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

以上頌韋左相

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

驅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

晚蒼茫興有神爲公歌此曲涕淚滿衣巾

以上自序

吾考軒轅淑曆今上龍飛以來四十春矣。樹極既久，故能與世偕亨。體元並運，壽域開洪。鈞轉而君道成也，乃猶念邇者宰輔不稱職，致霖雨六旬，災禾害稼，亟思賢佐以資燮理。顧舉朝無當睿慮者，爰披圖書，注意老臣。如我公者，先相公遺風餘烈，至今稱之。固老臣之後，宜有充國畫圖之思也。夫欲求駿者，方按圖而索；有丹青之憶，乃應圖至者，便已得騏驎。慰霖雨之思，往者朝廷用人，似江河之濁，宰臣輔政，失禹禹之和。公起而汰者，汰調者，調事業一，新矣。如韋賢代蔡義，柏漢方，新比范叔，傾瓌侯歸秦，此日范叔歸，今日之盛業，既如此。韋賢相之子，之傳經固絕倫，其傳經真豫樟之深出地，非無本者。其盛業信滄海之潤無津，豈有量哉。於是職司喉舌，猶軋元之有北斗，躬領摺紳等罪公之率東方，領摺紳則銓部持衡，獨留藻鑑，司喉舌則尚書履聲，直上星辰。似此獨步相才，既已超古，况有餘波，小德更復照鄰。蓋由淹通藝術，遠邁管轄之聰明，壓倒才人，不數陳遵之尺牘。今日蛟龍得雨，已陟台衡，大儒席珍，久推國寶。當此一氣洪鈞，廟堂登理，八荒壽域，風俗還淳，固聖主之猷也。亦賢相之力焉。有相如此，凡為才傑，靡不登進。獨長恩業，海濤空濤，蓋出嶺平多病，跡類長卿，離羣索

居貧如子夏豈甘流俗回首思驪竊比衆人生涯半日
茫茫出處休問季威器繁東西莫容尼父平生感激老
矣何爲身世蒼子偶然發興高歌涕淚之際公能無憐
我悲榮拔我隱論哉天寶間玄宗嘗謂宰相曰朕比
以甲子日於宮中築層爲百姓祈福聞空中語曰聖壽
延長又氣於嵩山鍊藥藥成空中語曰藥未須收種種
謾妄公曰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自是正論十三載
秋霖雨不止玄宗以宰相未稱職故罷希烈用見素曰
霖內思賢佐非博說之謂玄宗命揚國忠精求端上見
素以方雅用故曰應國自國忠入相文部選人無論賢
不肖依資注官任政如江河之濁自林甫國忠相繼執
政察陽非外積爲禍證正典爲失調之故沙汰調和非
無謂也罪賢父子相漢見素與父奏皆相玄宗故引例
云范叔相秦去外戚穰侯國忠猶穰侯公以范叔期見
素故有范叔歸秦句漢順帝立貴人梁氏一時梁氏子
弟布滿於朝李固應詔對曰北斗爲天喉舌尚誓爲陛
下喉舌當審擇其人以毗聖政玄宗册立貴妃國忠入
相何法五家競攬權要德漢梁氏公曰北斗司喉舌譜
見素相北斗之魁方得其人周康王時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皆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莫當時

府縣奉迎趨國忠及五家者峻於制勅四方路遺輻輳
其門東方領摺神公以畢公望見素欲其率臣僚歸至
尊見素精天文後於肅宗朝有星犯昴謂祿山必
然而驗可見其聰明過管輅倒陳道壓制之也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

坐西軒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以上寄詩之由吁

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

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

恐與川浸溜以上借雨寫時事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岑生多

新語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出滿衣袖以上九日寄岑參

蓬雨六旬出門都破泥汚后土到處皆然因而見君末
由獨生軒下至於飯飯昏書愆期計君居止不過曲江

一經苦雨難就如此况蒼生稼穡尙必言哉彼雨雖自天行雨實雲師爲師失職天爲之滿是雲師在所當誅也天何容漏漏則當補乃補天竟有何人也二儀受蔽萬物失所以至君子與小人胥困最高者山遙想此時亦應與川溜同浸耳雲師不誅天漏不補勢必至此所惜者今日是九日遙憐籬下黃菊誰看料想陶潛無山采棹空生雖賦詩酒似此若雨豈能登高把菊此自俯完與我情同鬱陶也○早潦自天致之者人常時立宗謂高力士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是天之雨賜不若雲師雨伯之失職也人主之五事不修弄權宰相之尸位也安得誅雲師分明烹弘羊意誅雲師則天漏補誰能補天漏庶幾望之姚崇宋璟其人今不可得誅雲師二句尙非無謂

歎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藥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
花爛熳開何益四句若于過時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掇細瑣升中

堂

二句小
人得志

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結還庭
前甘菊

甘菊在卉幸在庭前及時早開可供採掇無奈時移而
晚矣夫重陽正采花泛酒時乃青蕊向含不堪摘取泛
酒者豈過問哉甫至明日時過矣酒醒矣意與蕭條矣
此際殘花開亦何益甘菊既遲衆芳得志因於野外忽
升中堂顧此中堂夫豈細瑣者哉處何衆芳之僥倖耶
還念甘菊枝葉雖大風霜早摧君子將爲升堂衆芳細
瑣不堪寧爲失所甘菊保此大枝葉可也○甘
菊曰大枝葉衆芳曰細瑣君子小人分明劃出

驄馬行

公自注太常梁卿勅賜馬也
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僻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

提出鄧公
愛而有之

夙昔傳聞

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

以下都寫雄
姿逸態四字

何啻崢

嶺影驕嘶自矜籠隅目青熒夾鏡懸肉嚙硯礪連錢動朝

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

却覆香羅帕卿家舊物君能取天厩真龍此其亞晝洗須

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

以上都寫驄馬

公愛而有之之故我聞良驥

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
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

邑肯使麒麟地上行

以上言此馬終歸天厩

鄧公有王濟馬竇雖則馬癖乃花驄爲大宛種今初得
之其得則初得傳聞已久故鄧公渴思一見牽來便已
神竦神竦何爲蓋以此馬其姿雄其態逸嗜啐特出也
時顧影時驕嘶矜寵堪憐其逸態有如此者目來鏡肉
連錢晶瑩磊落其雄姿有如此者旣已牽來因而親試
千金重價未覺爲高親試之餘汗生白雪汗生之際覆
以香羅不益見其逸態耶顧此馬雖則初得乃朝廷勅
賜梁卿本是舊物鄧公馬癖愛而有之馬爲知已用矣
彼大宛之內原有直龍細看此馬分明如若所以涇渭
之深晝洗須騰幽并之地夕趨可刷不益見其雄姿耶

策來神竅所見真不負所聞矣顧公聞花驄我聞良驥
良驥必老而始成今此花驄計其歷齒不過數年比之
良驥人更驚者蓋山此馬四蹄疾於飛鳥應與八駿先
時俱鳴亮時俗偶然豈能有此必雲霧晦冥方誕龍精
我意終歸天廐夫豈碌碌風塵騰踏地上者今朝廷下
詔方求麒麟舍此花驄誰爲真龍而應詔也○李鄧公
必宗室之英壯年未獲大用者此詩前云卿家舊物君
能取天厩真龍此其亞以比鄧公爲龍種後云近聞下
詔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以比鄧公不久爲朝廷
用花驄比鄧公少年致主良驥公自盼老而無成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湯卽湯泉溫泉是也玄宗於驪山改溫泉爲華清宮宮
中湯井池臺環列山谷御湯而外又有長湯一十六所
每歲十月同貴妃遊幸其
處靈湫在驪山湯泉之東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四句樹羽臨九州幸驪

山陰火煑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四句

浴湯泉

闐風入轍迹廣莫延冥搜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

幽靈斯可怪王命官屬休

六句觀湫

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

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

四句湫龍

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江流

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

四句湫水

翠旗澹偃蹇雲車紛少留

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泱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沉豪牛百祥

奔盛明古先莫能儔

八句祭湫

坡陁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

顧之笑王母不肯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

六句湫異

飄飄

青瑣郎文采珊瑚鈎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

四句點同

郭給事作

山氣湧漾湯泉宜出其下而華清宮殿則冠山而居君王自天寶年來每幸華清必於十月來則五采葆蓋俯臨九州何以必十月哉取此山有陰火爇爲溫泉噴薄而出此時君王來浴一若太陽在叔池空中樓閣光氣

環繞因而窮轍迹。縱冥搜萬乘拂天。將觀水於百丈。湫
 觀秋者爲此。湫有幽靈也。遂命官屬且休於此。蓋自未
 有湫以前。先有龍焉。龍能用壯當其擊石而出。林丘破
 碎。因風雨移窟宅。遂成此湫。此湫成而山頭宮殿倒影
 瑤池。山外滄江。曲折奔注。而湫水之美。則味既甘。和性
 復柔滑。旣觀而祭。翠旗停雲。輦鼓之聲。蕩於湫上。
 異香之氣。滿於湫間。湫中鮫人。獻綃呈瑞。湫前曾視。沈
 牛輪誠。庶幾一祭百祥。奔集事軼古昔。忽見坡施之上。
 蝦蟆現形。意者湫龍所化。爲我皇出。必非無故。狀之可
 也。乃至尊怡然。王母故縱。復歸湫底。化爲長乳。亦奈之
 何。郭公身爲夕郎。文采妙絕。共感湫異。聽我浩歌。能不
 起焉。愁思矣。○必十月。譏非時浴。赤日諷。褻尊。閭風廣
 漠。刺荒遊。改移窟宅。志變異獻幣。沉牛。明誣妄。蝦蟆出
 指祿山也。至尊笑。寵蝦蟆也。王母不收縱。蝦蟆也。蝦蟆
 卽湫龍所變。始而擊石摧林。復有鼎沸中原之象。繼而
 復歸深淵。終成跋扈難制之形。考月中有金蝦蟆。乃姪
 月者。月爲陰。精貴妃似之。祿山通宵禁中。是爲蝦蟆。師
 月。玄宗以蝦蟆忽之。竟爲長風。難制。靈湫一篇。真曲突
 之諷。易大壯九三。小人
 用壯。秋龍例祿山無疑。

杜詩闢第四卷目

自京赴奉先

贈田九

寄高三十五

陪李金吾

城西陂

漢陂行

漢陂西南臺

宴漢陂

送蔡希魯

崔駙馬山亭

九日曲江

官定後

蘇端薛復筵

晦日尋李叢

送程錄事

白水縣

三川觀水漲

贈高式顏

得舍弟消息

曲江

月夜

哀王孫

避地

悲陳陶

悲青坂

對雪

元日寄妹

春望

憶幼子

造興

一百五十夜

杜詩關卷之四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囑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赴奉先復還長安詩

天寶十三載至十五載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此章據呂蔡譜皆云天寶十四載十一月朔公赴奉先作黃鶴謂是十三載公慶府書懷詩昔罷河西尉初與蒯北師是祿山之反在罷尉官定後奉先之赴又在兵曹未授前故詩曰杜陵有布衣按史十四載八月免今載百姓租庸若赴奉先在其年詩中不得極言輟縫聚飲十三載秋七月霖雨六旬不止關中大飢公妻子在奉先必雜艱食故曰無食曰秋未登黃鶴是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
竊比稷與契居然成獲落白首甘契濶
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

八句肩以
下發明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
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
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
具構厦豈云缺蔡性傾太陽物性固莫
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
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
于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媿巢
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適放歌頗
愁絕

以上詠懷大指
一篇都蒙此發

歲暮百草零疾

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
御榻在嵒嶮岫尤寒寒空蹴踏崖谷滑

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婁君臣留驩娛樂動股膠葛賜浴
皆長纓與宴非袒裼形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
家原歛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埋君
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
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霧散玉質煖蒙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
咫尺異惆悵難再述以上自京以
來所經之感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
轍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峰兀疑自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
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以上赴
奉先道
途之
苦 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

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我寧捨一哀里巷亦鳴咽所愧

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

以上至奉
先室家之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有酸辛平人固騷屑默

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瀆洞不可擬

挽詠懷
意結

凡人老大則工於世故杜陵布衣獨不然至老彌拙蓋
由許身愚勤以稷稨自命耳從此淩落一身將老至於
室家弊瀾都不可問猶念丈夫事業蓋棺則已一息尙
存此志不容自小也此志惟比稷與契則思澤民窮年
懷抱常在黎元歎息民艱腸內徒熱豈顧同學之取笑
祇有激烈而浩歌此志惟比稷與契則思致君江海固
大亦足優悠堯舜在上何忍便訣雖朝廷不乏禱廟之
具乃於性獨傾太陽之前此其志誠覲饗矣若欲事下
謂以求達則又不然彼螻蟻之徒求穴爲幸妄擬大鯨
思優渥勸我悟斯理恥而不爲兀兀至今且甘埋沒雖
於巢由之高節有愧乃於稷契之素守常堅今日惟有
頽然沈飲放歌自遣而已我詠懷大指如此乃家室之

顧行不能忍然者歲暮而草枯矣風疾而山摧矣天氣陰而夜發慘寒威駕而結帶難我此行將自京赴奉先於焉道經驪山仰瞻樹榻旗塞寒空水滿崖谷溫泉虜滑瑤池上鬱律之氣周盛夜宿羽林有摩夏之多此時有臣歡娛方始因而樂作聲動太清樂動而賜浴盡是長接之人浴罷而張宴不及短褐之子於是頒賞於是裂帛寒女之機絲皆血也取之鞭撻者用之醉飽聖人之寵禮皆恩也昔以活邦國之民者今以縱形庭之欲此或臣子之過豈至尊而忽諸抑亦佞倖之尤寧仁者而由此彼形庭之上恩已濫矣况衛霍之室侈更甚焉高堂判露之內宛若神仙貂裘笙瑟之餘無非仰客舉一盤餽果物稠是厨有臭肉道躔可知咫尺有榮枯之木凋悵非語言可盡也我平生欲堯舜其君者君臣乃如此我平生所憂在黎元者黎元乃至是已矣君民固可懷宰家亦可念也爰望奉先而趨此去北轅必循涇渭而行過涇渭道梗又向官渡而改轍官渡紆矣乃羣水滔滔又從西下奔流交會疑自崆峒天柱之折堪憂河梁之崩幸未然而枝撐之聲窸窣不安也攀援之餘川廣難涉也行路之難如此凡我跋涉至此者亦以老妻有異縣之隔十口在風雪之中縱然飽煖無期庶幾

飢渴與共奈何入門聞哭幼子已殤。撫膺一慟遂感鄰里。自歎既爲人父不能育子。秋飢而死倍覺傷心。然非爾父之故。秋禾未登有此倉卒亦不幸致此耳。我平生自命稷契欲堯舜其君民者。今并室家不保。誠哉詩身。愚意轉拙也。猶幸生免租庸名遣調遣。然且酸辛。駢肩如此。况失業之徒。租稅無供。遠戍之卒。征伐不免。我一志及真有憂從中來。如山之積。荒荒瀕洞不能撥去者。然則我之詠懷。豈止爲家室計哉。○膠葛太清之氣也。河梁未圻。或曰祿山反書至。封常清詣東京募兵。讓斷河陽橋爲守禦。此時未圻。故云。既聞反書不得云。幸味圻。秋禾登。不。必作秋禾登。

贈田九判官梁丘

天寶十四載正月。蘇毗王納款。二月。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田梁丘隨翰入朝。時爲判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首蒞。將

軍只數漢嫖姚。

四句美哥舒翰

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

招

二句
判官

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二句贈
詩意

爾王將哥舒公自河隴入朝使節直上青霄矣哥舒公
鎮河西隴右使吐蕃強部如蘇毗王子悉諾羅等來
王納款今日入朝爲此故耳降王旣款邊境得安宛馬
東來皆飼春草哥舒公立功河隴如此今日邊將更有
何人在漢惟標姚在今惟哥舒公耳卽王將可知判官
矣判官爲陳留阮瑀一時幕下誰與判官爭長者亦京
兆田郎昔年上將判官尤先受知者所以麾下賢才皆
賴先容今有人於此久混漁樵有志入幕判官有同升
之雅豈能無意汲引哉按是年十二月玄宗拜翰元
帥討安祿山翰悉以軍事委梁丘一時幕中可知無爭
長者翰麾下無才不收高適嚴武曲環蔡希魯其著者
亦賴良丘不忌才得以並入觀後翰以軍事委梁丘梁
丘不致專決分任於王思禮李承光其能
推讓可知麾下賴君才並入語非漫然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

伏采句

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三句美
其詩

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綬差得慰陸

跽

四句
書記

高生老矣功名遲暮然年雖老詩則新也自赴武威書
記之暇新詩必多高生以新詩得美名固非他人所可
及高生以暮年工佳句未知其法定何如高生既有美
名豈非才子幸主將收之幕中高生既有佳句宜製凱
歌今崆峒自足奏捷在時高生常苦落魄自掌書記間
已賜緋向日蹉跎從此且慰哉○高五十學詩以氣質
自高爲人稱頌翰常開九曲地
高爲作九曲詞凱歌正指此類

陪李金吾花下飲

李金吾卽李嗣業先是爲高仙芝陌刀手連雲堡一戰
入破勃律後大食之役又前驅奮擊仙芝得免此時嗣
業已爲右威衛將軍是金吾也十四載
嗣業在京休沐於家公得與花下之飲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細草

稱偏坐香醪嬾再沽

六句陪飲

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點明金吾

花下勝地金吾相引我適陪此乃徐行之暇亦祇自娛耳於時見鳥毳之輕者從風而吹見花鬢之細者隨意而數自娛如此而飲則藉草於花下我於金吾彼此偏宜細草之處適相稱焉夫酒以合歡典盡斯止今日香豈何必再沽再沽則醉醉而歸則犯夜金吾司夜者犯夜則金吾有法豈能為醉翁寬我怕金吾并怕香醪也○古乘語趙簡子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耳腹背毳毛增損一犯不為高下君之食客腹背毳毛也見輕吹鳥毳語意有諷王羲之閒居山陰嘿數花鬢公自况閒退意唐金吾將軍掌宮禁晝夜巡警惟上元勅許弛禁醉歸犯夜可怕金吾正見金吾職掌宮禁能詰奸禦暴不媿為天子侍衛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斜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

六句寫泛

者漢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二句

諷辭

泛漢陂者有樓船在樓船中者有青蛾皓齒或弄笛或吹簫其聲散長空徹霄漢直悲遠天也顧樓船大矣亮非蕩槳能濟所憑者牙檣錦纜耳乃牙檣之動非關人力一任春風自舉錦纜之牽全不經心若隨斜日所加何其適也陂下有魚魚聽歌亦吹細浪而搖扇若助橫笛短簫然陂上有燕燕窺舞亦蹶飛花而墜筵若助青蛾皓齒然樓船中人樂則樂矣佐爾樂者賴此如泉之酒樓船焉能自致亦賴此小舟耳設使不有小舟既無蕩槳之便此百壺酒焉得飛送如泉源源不竭以佐爾青蛾皓齒橫笛短簫之樂彼泛樓船者但知牙檣錦纜容與自如小舟送酒幾忘之矣甚哉大者非小者不濟斟酌者不可忘所自來也

漢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

濤馬頭琉璃瑤

四句

琉璃汗漫泛舟人事殊與恆憂思集

龜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嗟何及

四句語意直領至末

主人錦帆

相爲開舟子喜甚無塵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

翠來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

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裊宛中融間

船舷腹憂雲際寺月出水面藍田開此時驪龍亦吐珠馮

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

以上遊陂

之景隱承事

思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

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結出憂思集意

凡事何須好奇岑參兄弟性獨好奇攜我遠來遨遊陂
上波漾陂無奇岑生好奇因而天地黠慘便有奇狀遙
望陂間琉璃萬頃岑生休矣岑生好奇於琉璃中汗漫
泛舟具事殊其興極只恐憂思亦集耳蓋此中鯨吞

作都不可知。倘遇惡風白浪，嗟何能及。主人殊不顧焉。俄而錦帆開矣。舟子亦喜甚焉。以爲無塵埃也。於時鳧鷖散棹，諠之前。絲管雜空翠之內。雖沉竿續蔓，莫測深波。乃菱葉荷花，宛如指拭。一到中流，陂也。恍疑潮解下歸。無極陂也。倒出南山，但見半陂以南。純是山影。山影所入，與水俱融。雲際寺在上。忽船舷底矣。藍田開尚遠。忽水面開矣。蓋由月出陂上。其光使然。少焉月在水中。若吐驪珠。水湧月上。恍擊河鼓。湘妃漢女，歌舞來遊。金支翠旗，有無變幻。事信殊異。真極亦足供主人之好奇矣。事殊與極，憂思亦集。咫尺之間，雷雨忽作。神靈之意，蒼茫難曉。天地懸懸，呈象已久。岑生特好奇，不覺耳大抵少與岑俱，樂與哀并。少不可恃，樂不常有。豈獨此漢陂遊哉。好奇二字，一章眼目。事殊與極，憂思集。一章結構。全爲岑生下段。

漢陂西南臺

高之面蒼陂六月風日冷
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
懷新自似擊接要心已領

語領全指

彷彿識鮫人空濛辨魚艇
錯磨

終南翠顛倒白閣影齒崒增光輝乘凌惜俄頃

以上漢陂西南臺

勞生愧巖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驂騶我甘雜鼃鼃知歸
俗可忽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况資菱芡

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以上自叙

昨遊漢陂今日登臺一望陂平暑退蒹葭則離披無復
菱葉荷花矣水天則一色非復惡風白浪矣目擊之際
其新可懷心領之餘其要已接夫人當境不在覽物在
觀化懷新不過覽物耳接要則已觀化矣於時陂中鮫
人彷彿識之陂中魚艇空濛辨之且終南之翠屏磨陂
中白閣之影顛倒陂中兩山竦峙光輝如此惜也登臨
臺上不過斯須是懷新不如接要也乃因目擊已心領
矣蓋凡事何常之有生無須勞我愧君平與子真物俱
可外我慕子房與曼容蓋驛驢爲世所輕鼃鼃且從表
好人恐不知歸耳誠知歸也世俗可忽人亦在取適耳
但取適者出處難兼今日惟有身退身退何待宦成已
覺漸老老來諸苦便靜卽就此間菱芡儘足茅茨可結

泛扁舟逐清景優哉悠哉聊以
卒歲此則我心領之要指云爾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得寒字

時公與岑參同宴源少府

舟岑得人字公得寒字

應爲西陂好金錢罄一餐飯抄雪子白瓜嚼水精寒無計

回船下空愁避酒難

六句

主人情爛熳持答翠琅玕

格遺感詩意

少府官卑俸廉誰管此宴止因漢陂勝遊故不惜罄金
錢謀一餐主之者有雲子飯佐之者有水精瓜他物稱
是矣表也思回船而無計可下欲避酒而空愁其難似
此主情持答無具亦但有此詩是翠琅玕耳其如難酬
萬一何○主人所設者雲子飯水精瓜客所答者翠
琅玕物色雅稱漢武煉丹白者爲雲子飯白似之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

公自在時
弼舒翰入

表勅蔡

蔡子勇成癡彎弓西射胡健兒寧闕死壯士耻爲儒官是

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搶急萬人過

八句總承勇成癡

雲幕隨開府養城赴上都馬頭金匝駝背錦模糊

四句隨哥

尺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猶寵錫突將上前驅

水黃河遠涼州白麥枯

六句勸蔡先歸

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

寄高三十五

昔觀蔡子勇真成癡時時彎弓思射吐蕃其意若曰我
爲健兒寧赴闕死肯老作書生齊志矚下哉今日之官
得自先鋒原非倖致似子之才實堪挑戰夫豈漫然其
身輕出爲先鋒疾如一鳥其捨急往而挑戰披靡萬人
勇成癡如此邇者雲幕追隨常依開府春城奏事同赴
上都猶記來時馬銜金絡駝履錦鞵行色壯矣今至將
勒之先歸此去雪山不過咫尺言旋西海指日如飛所
以然者上公膺眷留京突將遄歸保塞此時漢水一帶

黃河上遠涼州高秋白麥早枯蔡子急歸防隴右充斥
哉計蔡子同至將入奏以來邊疆無人但有高生在耳
蔡子歸爲我問訊故人近來安穩否也○是年哥舒翰
以疾留京故勅蔡先歸史言翰每遣人奏事常乘白橐
駝故有駝背句

崔駮馬山亭宴集

玄宗晉國公主下嫁崔惠童
其山亭在京城東非崔嵩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
泚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

四句駮馬

客醉揮金椀詩成得繡袍
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

四句

山亭宴集

鳳毛非扶間物色駮馬爲蕭史剛吹簫隨風宜幽棲之
地如踏鳳毛繡袍何如地遠洪河澗波不入境如巖壑
石勢自高而况所好者客客醉而金椀從揮所愛者詩
詩成而繡袍爭得我清秋多宴頓困香醪今日駮馬山

亭益使人盡醉云爾。○唐自永徽開寶以來，駙馬多不法。如尚高陽公主之房遺愛，以浮屠事免獲誅。尚安樂公主之武崇訓，以謀廢太子被修。尚宜陽公主之楊洵，則又與武惠妃爲黨，至今玄宗推刃光鄂，皆由身爲貴戚，不知恬退，倚勢既豪，取禍亦烈。求如鄭駙馬留客洞中，崔駙馬宴賓林下，落落高風，不可多得。故公樂取其幽悽歎美之曰：「沈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可知意外風波，人間禍患，斷不及也。」飲酒振去餘醴，曰：「揮禮執玉，器者不揮，恐失墜也。」金碗則從，揮崔融酒至玉杯，揮便非。

九日曲江

綴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

四句九日

江水流源曲，荆門此路疑。

二句曲江

晚來高興盡，搖蕩菊花期。

總結

茱萸及時，綴席宜好。菡萏過時，浮舟已衰。我屈指百年所歷之秋，已經半百。今逢九日，感時之意，更有兼悲兼

悲何也。蓋悠悠江水，曲自清源。木長安之客地，乃渺渺荆門。恍疑此路若襄陽之故鄉，荆門既不得歸，曲江徒然自泛。爲此兼悲耳。此曲江高與晚來頓盡，况年華搖落，茵苔俱衰，牽負菊花，茱萸同慨。人壽幾何，得長有九日哉。○長安有荆門山，荆州有荆門山，此地之疑荆門一也。長安曰雍州，襄陽亦曰雍州，此地之疑荆門二也。公家世襄陽，故有此語，非龍山之謂。

官定後戲贈

公自注時免河西尉爲右衛率府兵曹

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老夫怕趨走，

以上免河西尉

率府且逍

遙。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颺。

以上

爲率府兵曹

我參列選序，非薄河西尉。而不爲，特年老陶潛不能爲。上官折腰，効趨走之職。今改率府，聊復逍遙耳。我平生賦酒，必資薄俸。率府雖微，彭澤酒錢不乏也。况我素志常戀聖朝，若尉河西，身遠魏闕，今居率府，庶不負我始

願耳前此頻欲歸山今已回首與盪惟有向風慷慨常
依聖朝而已○官未定時公曰欲整還鄉旆官定便曰
故山歸興盡蓋官守職羈君父念重治亂安危此
身以之薊北反書未聞便已逸身畿甸諒公甚矣

自長安攜家鄜州及陷賊詩 天寶十五載至德元二載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

領至末

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

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

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

鵬爲緩憂心構少季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稿

以上叙蘇

端薛復筵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

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

以上高
薛華 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

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澆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
哉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以上收足
醉歌意

天下之人衆矣有數人者無葭莩之因亦非有勢分相
攝忽然邂逅如膠漆之不可解其文章有神其交又有
道也蘇端薛復得之故名譽爲最早而况愛客今日滿
堂無非豪傑惟是元日開筵芳草繫思耳既思芳草能
忘遠憐惜無健步移花挿此蓋梅在江南遠於千里雖
當元日水雪猶餘幸而開筵且嘗春酒蓋我之懷抱多
爲戰鼓所亂戰鼓急則觴難緩况我年垂老血氣已衰
爾輩談笑相看正復逕庭也既開筵矣因而醉歌座中
有薛華者獨長於此其風格可匹李白兼鮑照覺何劉
沈謝猶未工今與端復諸生盡新知之樂者人生萬事
往往難保耳庶幾酒酣以往風吹野水盡化爲酒快意
當前窮愁頓盡回首往年霖雨六旬不止秋井爲塌不

知幾人白骨幾人青苔當此元日不開懷痛飲亦何貴
文章有神交有道哉○是年正月朔祿山稱帝改元玄
宗命郭子儀罷雲中還朔方蓋發兵進取東京分兵守
并陘定河北戰鼓悲矣公曰惡聞者速藏祿山爲快也
晦日尋崔葳李封

此詩若編乾元元年春公在諫垣此時兩京復祿山賊
詩中不得作長鯨吞地軸翻等語若編至德二載陷賊
時此時長安中何等人物以公侯日之斷
是又寶十五載與蘇端薛復筵爲一時作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

四句
晦日

興來不服嬾今晨梳我頭出門何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
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壽每過得酒
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歡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
竹頗修修引客看埽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

尊愁未知天下士有此至性否

以上尋崔李

草芽既青出蜂聲

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

憂至今阮籍輩熟醉爲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

軸爲之翻百川皆倒流當歌欲一放淚下不能收

以上寫時事

濁膠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將飲酒結

晦日甕牖已滿晨曦豈尸寢時况春氣和柔弊裘可置矣向來癡服今晨出門豈無公侯幸免僮者公侯非會心人并非至性人惟崔李能會我心罕有儔匹所由每過傾倒淹留不捨耳地屬比鄰時逢晦日李生則圍竹蕭疎埽逕邀客崔侯則肆筵初秩先憂耕鑿兩人誠至性人天下士所少也惟是良辰足賞世亂堪憂當此草芽青蜂聲暖中原農器盡化甲兵我與爾仰愧葛天之民貽憂黃屋徒爲阮籍之輩謀醉一身亦足強矣然亦威鳳遠翔賢人高蹈故長鯨肆虐地軸翻能勿常嘆淚下哉猶賴濁膠最多妙理與會心有至性者相與領

畧聊慰浮

流云爾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公自注程携酒
樵相就取別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

四句
泛起

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千載

得無叔本契有所及意鍾老栢青義動修蛇螫若人可數

見慰我垂白泣

數句美
程事

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媿突

不黔燕羞以脯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

以上攜
酒饌

途窮

見交態世路悲梗澁東風吹春冰泱莽后土濕念君惜羽

翻旣飽更思嚴莫作翻雲鶴聞呼向禽急

以上送別
兼勉之

我行衰謝昏忘交集往還之人失憶者多獨於程侯不
然程侯卓然傑出偶一與語耳聰目明不知昏忘之何

在良由程侯是鮑叔未辨可托耳當意有所鍾如老栢
之黃歲寒不凋及見義而動如修蛇之蟄一往不顧庶
幾數見慰我垂白若之何告別勿勿耶客厨寂寞奉饑
缺如程侯乃自瀟湘歸誠知我貧爲相賜給也夫途窮
方見交態但世裡又悲路遠程侯還鄉春水尚凍后土
未乾行路難矣程侯羽扇既具又非飢鷹此行發誠善
自愛借倘如翻雲之鶴聞人呼而卽向禽則喪其所守矣程侯戒之哉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時公從奉先挈妻于避亂郿州道經白水依舅氏高齋作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况當朱炎赫高齋
坐林杪信宿遊衍聞清晨陪躋攀傲睨俯絕壁崇岡相枕
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道愁寂以上借危堦根
青冥曾水生浙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

食傍何由似平昔

以感時結

我今避地自南縣奉先來。所如浩蕩况旅食不飽。炎赫
侵人幸有高齋可托耳。齋在林杪信宿以來。時擊巖時
俯壁。崇岡在眼。曠野入懷。藉非主人贈我。何由破此岑
寂。高齋之景。其危若無地。根於青冥也。其層米當盛
夏。亦生漸漚也。高齋上雲出無心。高齋下石臨欲落。泉
聞矣。聲仍息。動靜因所激也。鳥呼矣。身還藏。彈射恐不
免也。此豈俗吏所處。惟吏隱者托身青冥。勵節屠水也。
心若閒雲。又如崩石也。却動守靜。又懼彈射也。故於此
適情性。爲窳宅。舅氏真仙伯哉。步松陰。就窮谷。雕胡作
飯。蘇食以充。何幸得此良覲耶。俄而雨至。風聲震。山谷
碧。十丈之蛟。盤渦翻出。空裏之雷。地脈暗尋。未幾雨歇。
煙氣布。颺颺愁崑崙。崑崙直接乎崆峒。返照凝輝於華岳。蛟
翻爲跳梁之象。雷出爲震盪之兆。煙氛凝而颺颺。賊祿
山將滅之勢也。返照生而華岳紅。王威有赫之時也。因
雨兵氣交林。川光雜錦。此華岳落照間。潼關在焉。是哥
舒相公屯兵之處。遙見鏖騎如積雲。霧此時至。尊肝食
臨軒。盡茲祿山。何強足畏。我慷慨長歌。速期滅敵。主憂
臣辱。涕泗橫流。今在高齋。忽焉樂。忽焉哀。人生所不免。

也。因歎時事。順者昌。逆者亡。天地有常理也。不獨哥舒相公。萬國征夫。皆精白一心。思備戎狄。而况哥舒相公。兵扼潼關。猛將如雲。仰贊廟謨。已得勝筭。方守潼關。而閉門。東郊無須開也。且帥將士。而隄防帶甲。幸未釋也。典言及此。至尊玉輿。尚爾無味。我在高齋。何堪終宴。蒼晝波逼。迫方寸已亂耳。所由酒食之傍。三歎而起。欲如平日逍遙。何可得哉。○高齋旅食時。正哥舒翰守潼關。與楊國忠交構之日。是夏五月。事當時守潼關。祿山亦苦之。李郭兩人。皆請固關而守。國忠恐翰圖已。以守潼關。爲不足恃。將相不和。潼關危矣。公以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調翰守潼關之足恃也。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請至尊宵旰。有翰守潼關。賊自斃也。猛將紛填委。廟謀畜長策。謂翰守潼關。非乏戰將。但當將相協謀。此在廟算得策也。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謂朝廷於陝。各且綏固。但當固守潼關。枕戈衽甲。勿懈於防也。終曰。三歎酒食。爰何用似平昔。已知闕在不專。廟謀失策。潼關必潰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三韵

此章正彭衙
行中所述者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

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逐蹙

八句水漲出雨蒼

蜀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窞

蛟龍登岸乘麋鹿枯查卷拔樹槐樞共充塞聲吹鬼神下

勢聞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

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栢禿乘陵破山門迴幹裂地

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

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黔黧

以上極言水漲

浮生有蕩汨我道正羈束人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

屯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

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以上觀漲之情

我自白水經華原郡來舉足無平陸矣上土山走窮谷赫赫之雲不時而出燁燁之雷常自在茲雲飛電走無非雨徵因而窮岫雨多行潦日積行者相迫促也雨積可水漲川上之氣蒼鬱皆黃空曲之中羣流奔會俄而高浪起崖勢傾蛟龍畏泥濘而逃麋鹿登高崗而避惟估查之木聽其所拔卽硯礪之石不免平倒而木石交充塞焉此時水漲之聲鬼神號嘯水漲之勢滄桑頃刻顧此禹穴必有所歸其惟四瀆可以包攝及觀泉漲如此洄涌反懼江海忽亦傾湖果然沙爲漂岸亦拆矣壑爲激樹皆禿矣不但硯礪流山門交破矣不但陸崖踏地軸背裂矣不但空山會直合洪流及潼關矣不但鬼神下人代速直沉數州哭萬室矣流惡未清怒濤還蓄水陸皆斷陰氣終霾我觀漲於此自歎浮生漂蕩我道局促乾坤雖大不能容身有側足而已雲雷方屯危難正多任窮途而已欲濟無梁焉免魚腹之葬問天不語難爲鴻鵠之飛時事如此奈之何哉○騎祿山作亂神

州有板蕩之象，篇中云：聲吹鬼神下，陰長陽消也。勢閱人代，速世事滄桑也。何以尊四瀆，無復朝宗也。反懼江海覆中原，陸沉也。雲雷屯未已，建侯不寧也。普天川無梁，拯挽無人也。語意顯然。

贈高式顏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迹共艱虞。

二句相逢

皆老夫之故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

二句昔別是何處之意

平生飛動

意見爾，不能無去。

壯年分手時，地茫然。衰顏都不識矣。以爾高才，同我寂寞。以我避地，其爾艱虞，別後如此，所以皆成老夫耳。我與爾嘗買酒壚頭，自昔別而論文之處，不堪回首。我與處，猶憶論文賣酒處耳。曩年飛動之意，不過文酒。今日相逢，豈遂甘於老夫，不復飛動哉。式顏為高適姪，適在宋中，有送式顏詩。公遇式顏，亦必在與適同遊宋中時。讀公遺懷詩曰：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

革論交入酒壚正賦詩
痛飲意氣飛動時也

得舍弟消息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
壽食一家村四句得消息

烽舉新酣戰帝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
招得幾時魂四句得消息

得消息之感

東都被陷骨肉飄零幸而有信舍弟尚在平陰之信曰
此間避亂展轉無之今方側身遠道此地被僂人烟斷
絕今方寄食孤村近信如此弟雖存可憐也而况烽火
方新啼痕依舊年復一年一身將老故鄉之魂不知幾
時招得是可痛耳○平陰屬河南郡時祿山所有者止
汴鄭數州河南一帶正其充斥處此弟存為幸也烽舉
者唐鎮戍每月初夜放烟一炬謂平安火潼關破平安
火不至此時烽猶舉潼關尚未破也時必可舒翰既初
出潼關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原故曰新酣戰

汝儒歸無計我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鴿詩生理

何顏面憂傷且歲時

二聯從首二句相承說下

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

絲直挽首章

招魂意

臨老招魂晚矣庶今日者非弟歸鄜州卽我往平陰奈
汝則儒也似此干戈載道歸應無計我亦衰矣似此烽
火連天往未有期是平陰之信雖可喜也汝不得歸而
見我烏鵲之喜亦浪傳耳平陰之難亦云急矣我不得
往而救汝鵲鴿之詩不深負乎我不得往而救汝今日
生理顏面何在汝不得歸而見我將來憂傷與時俱積
我與爾兩京家口約畧三十處此喪亂存亡難
保然則招得幾時魂豈獨我臨老之人爲然哉

曲江三章章五句

是年六月八日哥舒翰敗賊克潼關公寄家鄜州於七
月卽自鄜縣服奔行在爲賊所得曲江三章自傷陷賊也
曲江三章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二句與遊子空嗟垂二

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三句自歎

曲江爲長安勝遊地今日秋色蕭條菱荷敗折出時千門萬戶搖落於秋氣風濤中者何可勝道遊子羈此二毛已垂惟有形影獨弔搔首空嗟耳不見白石素沙尙爾相蕩哀鴻獨叫偏失其曹身陷賊中舉目言笑誰與爲歡有如此者○當時置身賊庭如陳希烈達奚珣張凶張柏童非公曹也呼曰獨叫曹曰其曹公自求其曹爲公曹者甄濟蘇源明外原無幾人

卽事非今亦非古

暗指時事

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

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三句正長歌之意

事亦不同有今事有古事茲也卽事以爲古目前已非曠昔以爲今曠昔猶在目前蓋非今亦非古俯仰之餘惟有慷慨長歌激越林莽間耳處此喪亂豈難豪華棄名節甘從逆不過此心不肯灰而豪華如故如此豪華比戶皆然有何足數我心死如灰久置富貴功名於不道弟姪聞我悲歌且相排遣亦何傷而淚下如雨哉○

從來志士立節。只爭心灰二字。心灰則薇可採。雪可咽。身可烹。首可授。不義之富貴。必不復貪。心不灰。則膝可屈。顏可頤。頤可戴。詔可草。不義之富貴。必不言。公身陷岐中。灰心自命。此其志真。與日月爭光。

自斷此生休問天

承灰心來

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

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四句正白斷意

我今出處進退。何必問天。有自斷耳。蓋我杜曲之間。桑麻尚在。南山之南。故廬還存。今縱未能脫賊而走。此處杜曲可耕。南山可隱。當年李廣屏居此。藍田山中。我今短衣匹馬。尚可追隨。看其射虎。以老我將從此逝矣。○結二句。公謂我雖不得張弓挾矢。手格猛虎。猶能看人張弓挾矢。手格猛虎。世有李廣。我將追隨其後。日擊其射殺猛虎。差足快意。猛虎謂誰。祿山是也。李廣何人。郭子儀。李光弼。足以當之。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二句閨中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四句兒女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挽起

意結

今夜長安之月不忍看矣想見者鄜州月耳無奈閨中寂寂只獨看何獨看則憶我於長安矣若小兒女何知殊覺可憐耳遙憐小女此時月下雲鬟習霧遙憐小兒此時月中玉臂添寒何知憶長安哉惟其然故彌念閨中人只獨看耳何時脫賊歸家同倚虛幌縱使淚痕尚在得雙照而乾不猶愈於今夜獨看耶○時鄜州百姓遙應官軍往往殺賊賊兵尚未到鄜故公憶之如此香霧二句指兒女或曰雲鬟非女飾公北征詩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苑朱鉛狼籍画眉凋
屈髮作髻爲雲鬟所謂學母無不爲也

哀王孫

安祿山破潼關玄宗夜半從延秋門走諸嗣王及公主在外者不及從其後皆爲祿山所屠公記而哀之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

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

以上

孫流落

之由 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

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

六句寫哀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

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

六句慰王孫

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

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

四句應起處

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

北服南單于花門務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祖哀哉王

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以上述中興

昔年侯景篡位有白頭烏集朱雀門樓近日延秋門上夜呼不已不獨呼門直啄大屋一時屋底達官鼠鼠爭

遊使至尊倉皇金鞮斷九馬死遂拋骨肉出延秋門而
西去於時王孫之存者寶玦在腰路衢掩袂畏禍之極
姓名都諱流落之甚爲奴亦甘自六月中長安被陷經
今百日形傷貌毀身無完膚其苦如此王孫是高帝子
孫隆準龍種形貌雖毀骨相原殊今日祿山豺狼偶然
在色王孫龍種偶然在野王孫此千金軀但須善保待
時耳王孫旣詳姓名我又何敢長語而爲王孫少立斯
須者蓋有故也始焉白烏夜呼不過延秋門上今日秦
馳東來竟滿長安舊都所以然者潼關先破之故往日
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者只因驍勇素著曾却吐蕃
不意潼關一戰輒復與尸昔銳今愚事出意外所幸七
月以來太子卽位八月以來回紇助兵恢復有機中興
在卽我聞如是匪賊中間謀甚多王孫慎勿出口一出
口禍隨之矣哀哉王孫保身慎言亮高帝子孫無非龍
種決不久竄荆棘况五陵佳氣鬱鬱蔥蔥王孫豈終流
落也○當時玄宗集百官於朝堂問以策畧皆唯唯不
對惟揚國忠倡幸蜀之議夫宰相不能禦寇百官不能
借至尊死社稷倉皇背道委國虎狼公曰星底達官走
避胡寫出庸臣當國一走避外更無他策玄宗臨行諭
太子曰西北諸胡我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聖德服單

于指玄
宗旨

避地

避地歲時晚窺身筋骨勞詩書遂墜壁奴僕且旌旄行在

僅聞信此生隨所遭

應首二句

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應次二句

歲聿云暮避地偷生者只因戎馬載塗詩書廢棄衣冠掃地奴隸顯榮之故耳今日至尊象塵卽位靈武或曰發靈武或曰至彭原或曰至順化靡有定踪僅聞其信况此生乎且隨所遭而已所屬望者神堯天下亟出腥臊使舊物重光神器再煥庶詩書不終墜壁奴隸不復旌旄會須有日也○祿山之亂猶始皇坑焚詩書墮壁卽藏書屋壁意奴僕旌旄向謂至德二載五月朝廷自清渠之敗以官爵收散卒凡應募入官者皆衣金紫今疑不然不特清渠之役是二載五月事卽公陷賊時方冀朝廷將士反正不服不得以奴僕旌旄輒爲譏彈當是指賊黨如田軋真蔡希德崔軋祐之徒目前雖旌旄不久自當撲滅故下一且字

悲陳陶

是年十月房琯及祿山戰於陳陶斜敗績公在賊中聞而痛之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

萬義軍同日死

四句陳陶之敗

羣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

南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二句悲之意

房公所統義軍皆良家子陳陶之役血流成渠夫亦戰鬪使然乃聞其出兵時天空野湖車戰未交四萬義軍肝腦塗地義軍敗績祿山得志取血洗箭飲酒唱歌長安都人坐此益憤今雖敗績猶望官軍再舉勿使祿山終得志也

悲青坂

房琯臨敗自將南軍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肅宗使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又敗青坂地名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

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水晚蕭瑟青是烽煙白人骨六句青坂

之敗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二句悲之意

陳陶雖敗房公猶軍青坂去太白山五里飲馬於此欲
持重以有所伺無奈祿山部落有黃頭奚兒者不過數
騎輒來挑戰青坂之師又潰矣奚兒以馳突爲長我軍
以持重取利既失持重何怪其然遙想青坂一帶山寒
雪深河寒冰合覘來蕭瑟一望烟青骨白誰使我軍不
得持重至此焉得有人附書官軍堅守以待明年大軍
畢集一戰取勝可也○結二句見祿山之滅原可尅期
我軍萬全尚須有待當時乘輿未定大兵未集倉卒舉
事原非勝算至德二載春上曰大衆已集情調已至當
乘兵鋒搗其腹心李泌尚以兩京未可取當先取范陽
瑒於此時遂欲恢復兩京亦志大慮疎矣其
後香積寺師一戰而克兩京之復果在明年

對雪

戰哭多新鬼悲吟獨老翁

以對雪意起

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

風

二句

飄棄尊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

空

四句對雪之情

陳陶之敗四萬義軍同日而死戰哭應多新鬼此時終
房公者有之快房公者有之痛其敗而悲吟者獨老翁
耳悲吟時雲低天暗雪急風回無酒猶綠乃歸已棄而
酒全無庶火尚紅乃爐雖存而火僅似此時對雪冀得
數州消息以遣愁懷似此雪深消息應斷惟有愁從中
來咄咄書空而已○房瑄員大畧陳陶之敗竟同殷浩
北伐亦怪事也
書空二字借用

元日寄韋氏妹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

二句韋氏妹

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

移秦城回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六句

元日寄
懷之故

南國鍾離妹氏在焉蓋由妹歸韋郎韋郎作宦鍾離爲
殊方之鎮故迎妹氏於彼亦由京華今遭喪亂痛舊國
之移故韋郎亦移家南去也今日元日言念舊國秦城
上直北斗我羈長安見北斗至元日自回也殊方郢樹
亦發南枝妹迎鍾離想南枝至元日自發也往年至尊
在長安京華道上朝正之使繹絡而來卽郎伯爲殊方
遠鎮亦必以時而赴今至尊蒙塵朝正之使郎伯消息
妹氏平安無從可訪惟有啼痕點點滿面交番而已○
此時元日兩京從逆諸臣誰復有舊國朝正之想
公身陷賊中不忘此義春正正月有耿然獨切者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四句
春望

烽火連三月

承感
時

家書抵萬金

承恨
別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

勝簪

挽望字
意結

國破矣所存只山河耳城春矣所見只草木耳此時豈
無花感時則花開止工澗淚亦非無鳥恨別則鳥語止
足驚心蓋山烽火之警已連三月家昔之難直抵萬金
也自歎白髮愈短冠替不勝夫至替亦不勝又何心於
功名惟有引領望家鄉矣○按史至德二載正月史思
明寇太原李光弼撫馭自固蔡希德又圍二月安守忠
寇武功郭英又戰不利郭子儀遣子討濟河攻潼關安
慶緒救潼關僕固懷恩退保河東三月尹子奇攻睢陽
賊圍不輟安守忠將騎二萬復寇河東烽火連三月的
是實錄當時兩京從逆替殺賊庭者何限白頭不勝公
微意正

憶幼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

四句
幼子

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驢炙背俯睛軒

四句
憶

我自去秋陷賊極不忘者驥子誰料至春猶隔側耳驚
聲驚節序之已換也况驥子聰慧今日堪與誰論哉遙

想鄜州澗水潺湲。此處空山之道。柴門寂寂。我家老樹
之村。驥子在焉。愛而不見。不見則憶。憶則愁。愁而終不
得見。則睡憶驥子而愁。只睡。庶幾澗水空山。處蕙夢以
通。此時情緒。惟有多背春光。凭軒栩栩已耳。○多背註
家指驥子。非。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世亂

憐渠小家貧。仰毋慈。

六句總寫驥子

鹿門攜不遠。雁足繫難期。天

地軍麾滿山河。鼓角悲尙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六句遣興

驥子學語。曾幾何時。乃人客之姓。一問便知。老夫之詩。輒能成誦。真好男兒哉。適此世亂。非不念熊兒。憐渠小也。處此家貧。所愧爲人父。仰毋慈耳。惟是鹿門攜歸。路亦無多。雁足傳書。今不可必。天地之內。到處軍麾。山河之間。無非鼓角。我身陷賊中。歸期未卜。倘有其期。不至與驥子相失。見日雖遲。亦云厚幸。其如歸期難定。何。

見日敢辭遲此北征
省家必俟還勅後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

無家意
員至末

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

多此離放紅藥想像嘯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寒食寒食不可無家無家對此能
無淚下如清光之爲金波哉我因淚如金波還想人只
彼月監亦有光天豈不監我隱乃使我無家至是或者
有桂以蔽其中幾斫却清光較多耳當此寒食此離
時始知紅藥若偏放焉使清光不多因而想像怨腸在
脈脈青蛾應亦嘯焉恨清光不徹月桂可斫者爲此故
耶無家之情如此至若牛女何愁之有雖曰潤別秋猶
渡河豈若人間寒食無家也○此亦比體明月中有物
蔽之則伏離誰獨宮闈中有人蔽之則怨曠誰知當時
蕭宗寵張良棟又李輔國陰附之是年正月諸發建寧
王俊骨肉如此民間父南子北安能還鴈此正有物
以蔽之之故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語有謂